

周口名人

## 百年桑梓竟何求

——李梦阳与扶沟之考述

冯剑星 游富华

李梦阳(1473年~1530年)作为明代中叶最有影响力的诗文大家之一,是“前七子”的领袖人物,以高举“文必秦汉,诗必盛唐”的大旗,力倡复古之风,影响巨大,名重天下,俨然成为明代中期文坛的执牛耳者。《明史》载:“皆卑视一世,而梦阳尤甚……天下推李、何、王、李为四大家,无不争效其体……七言律自杜甫以后,善用顿挫倒插之法,惟梦阳一人”,可见其文学成就之一斑。

河南省周口市扶沟县以李梦阳为该县的文化名片之一,李梦阳也视扶沟为其故里,两者情意拳拳,然而时过境迁,就李梦阳和扶沟的很多历史问题,需要我们去梳理考证,以证今人之视听,而甄坊传之谬误。

关于李梦阳的祖上,他曾在他所撰的《大传》中专门记述自己的家族履历,他说:“呜呼!我李冒王氏者盖三世矣,至我先大夫而始复李姓。”李梦阳的曾祖父叫李恩,原本世居于扶沟县韭园镇大岗村,因为生计困难,不得已入赘到同乡王聚家,做了上门女婿,改名为王恩。王聚本为军户,也就是世袭的职业军人。军户必须根据国家需要而流转,一声令下就得奔赴卫所,于是王恩跟随王聚从军,先是到了山西的蒲州,后来又到了甘肃庆阳的花马池。不久,王恩因作战而牺牲,其妻改嫁,遗留二子由王聚抚养,长子曰王忠,次子曰王敬。王忠年少从商,王敬继承父业,也入了军籍。王忠后遭人陷害,含冤死于狱中,遗下三子,长子王刚,次子王庆,三子王正。王正成年后从文为儒生,娶妻高氏,立意要改回本姓,遂更姓为李正。李正亦有三子,长子曰孟和,三子曰孟章,二子即是李梦阳。所以,李梦阳21岁中举,22岁中进士时,国子监题名碑书为“庆阳籍扶沟人”,盖因此。

明成化十七年(1481年),李正被授予封丘温和王府教授,李梦阳跟随其父来到开封,从河南解元李源学习《毛诗》,由于天资过人,被誉为小才子。明弘治五年(1492年),李梦阳夜闯长安乡试考场,见考场门已关闭,大呼:“场无解元,何为闭也?”被放入场,后果然夺得陕西乡试第一,其才情锋芒,于此毕露。他次年入京会试,中第二甲二十七名,被授予户部主事,正值春风得意之时,突遭母丧,回乡丁忧三年,服满,被授命监税三关招商,正式走上了仕途,也开始了他传奇的人生。

李梦阳一生曾经五次入狱,皆是命悬一线,生死在须臾,却都能化险为夷,不能不说富有传奇色彩。第一次入狱因其监税三关招商,负责榆河驿粮仓,见边储匮乏,官商勾结严重,偷税漏税成风,决意明法禁令,查处贪腐,但很快就遭到构陷而入狱。他在狱中上书自辩,不屈不挠,终于洗脱诬陷,无罪开释。明弘治十八年(1505年),李梦阳上书皇帝,直陈时弊,言朝廷“二病、三害、六渐”之政,文末公然弹劾外戚寿宁侯张鹤龄、张延龄兄弟,言其“招徕无赖,图利害民,其势之嚣张如添翼之虎”。张氏兄弟为明孝宗朱祐楹张皇后后的兄弟,李梦阳此举被指为诽谤国母罪,论罪当斩,由于明孝宗的袒护和大臣刘大夏等人的求情,才得以赦免。李梦阳出狱后路遇寿宁侯张鹤龄,“骂之,击以马箠,堕二齿。寿宁侯不敢校也”,一时他的快意之举、耿介之行成为京城士林之荣。明正德元年(1506年),明武宗朱厚照任用阉党,太监刘瑾掌握朝政,朝中士大夫为之切齿,李梦阳代替户部尚书韩文起草《代劾宦官状疏》,未成而事泄,李梦阳被免职,回到开封。但刘瑾恨其人骨,又罗织罪名,把李梦阳下锦衣卫大狱,危在旦夕。此时,

“前七子”之一的康海刚中状元,又和刘瑾是同乡,刘瑾欲招揽其为己用,康海与之虚与委蛇,久不入彀。李梦阳于危机之时,在狱中传出一纸与康海,只有四字“对山(康海字)救我”。康海连夜拜谒刘瑾。第二日,李梦阳出狱,又逃过一劫。后刘瑾伏诛,李梦阳被授为江西提学副使。李梦阳上任不久,因其学生与淮王府校尉发生争执,鞭挞校尉,遭到淮王弹劾。其又与处理此案,巡按御史江万实发生矛盾,两人相互攻讦,弹劾对方,李梦阳被下狱。幸亏重臣杨一清过问此案,他才能第四次化险为夷。遭遇这场风波后,他已经无心仕途,决意返回开封隐居。明嘉靖元年(1522年),李梦阳在离开官场数年后,忽然遭到御史周宣的弹劾,言其为宁王朱宸濠党羽,因为在江西之时,宁王欲拜李梦阳为诗文之师,并求其作文《阳春书院记》,又差人到开封求其诗文,送《周易》一部、龙挂香一百支。于是,李梦阳又一次被捕入京,多亏首辅杨廷和与刑部尚书林俊从中斡旋,使其又一次全身而退。

纵观李梦阳的一生,从步入仕途到最后被“开除仕籍”,五次入狱又五次出狱,可谓一波三折,穷尽仕途之险恶,但他始终耿介如一、坚贞浩气,足为士林楷模。其不折不挠,风骨凛然,更见文人傲骨。其晚年隐居开封,以诗文自娱,不问世事,然而文名日盛,海内咸宗。《明史》云:“梦阳既家居,益踈弛负气,治园池,招宾客,日纵侠少射猎繁台、晋丘间,自号空同子,名震海内。”

有明一朝,扶沟一直属于开封辖地,两地相去不远,在开封期间,李梦阳曾多次返回扶沟,并写下了许多相关的诗作。如在春天,他回到扶沟,与友人相聚,写诗说:“三月到扶皋,扶亭春正好。绿水带烟城,林花白

皓皓。况与会心人,衔杯坐芳草。微言时剖晰,幽意恣探讨。风来落英满,醉卧不须扫。”(《饮张氏芳园会诸君子》)在此次宴饮尽欢之后,他又一次来到张氏园,写诗说:“莫道园林春事稀,重来尚见一花飞。叶心梅实垂垂结,树底山蜂款款归。百罚酒杯真不厌,故乡风景旧多违。浊河清济天波远,更上高城眺落晖。”(《再游张氏园》)诗中“故乡风景旧多违”一句,应见其对扶沟的款款深情。暮秋之时,他回到扶沟,写诗道:“霜落扶沟雨暮秋,远人翻作故园游。天低旷野沙扶树,月混高城水近楼。千里关河今一到,百年桑梓竟何求。画堂银烛亲朋酒,车马何妨数日留。”(《还扶沟》)游子归来,倏忽已是百年,虽然已经物是人非,但霜落水清,乡情殷殷,可见李梦阳此时的温暖心情。李梦阳在《上梁文》里称赞扶沟“里仁为美,昼锦称荣。伊兹礼乐之区,是我桑梓之域。廿年登路,慨南北东西;百载还乡,赖鬼神天地”。明正德元年(1506年),他在为扶沟写的《创修真武庙碑文》中也说“扶沟为中州之巨邑”。惊鸿一瞥,文字瑰丽,终其一生,李梦阳也是将扶沟视作自己的桑梓之地,魂牵梦绕,念念不忘。

李梦阳病逝于开封,归葬于钧州大阳山,扶沟人为其立衣冠冢,并入祀乡贤祠。到了清咸丰十二年(1807年),河南学政鲍桂星特意为其修建了祠堂,并勒碑为记:“李空同先生崛起弘弘、德间,以气节文章雄视一代……乙丑冬,奉敕来视学按部扶沟,求先生后不获,祠祠宇亦无有,为之恍然……祠在城西隅同巷,西接大程书院,横十步,纵十七步三尺,地狭,仅建堂三楹云。”

异代萧条,风流云散。怅望千秋,斯人不见。扶沟与李梦阳,李梦阳与扶沟,一如其诗所感喟“百年桑梓竟何求”。②8

书画欣赏



师行坤作

中国商朝第22代帝王武丁,是历史上公认的名君主、中兴之王。他率领军民在今西华一带灭蝗时染疾而逝,就地安葬。其长眠地,即1931年版《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》所记载的“在河南西华县北二十里”,确切地说,是在今西华县田口乡陵西村东侧。历经两三千年的风雨沧桑,特别是1938年的黄水泛滥、泥沙淤积,以及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群众无序烧制砖瓦、积农家肥、垫宅基取土,今天人们看到的高宗陵墓高不到4米,东西宽五六十米,南北长百米左右。周口市人民政府公布的“重点文物保护单位”碑刻立于陵右前方。陵顶部数十棵高大杨树,昭示着农人对土地的珍惜,但也让人觉得这些普通乔木所长位置有点对陵主不恭。从陵前香炉内所存香灰看,确有少量香客前往祭拜,但不免寥寥。作为一代名君之陵,其样貌好像与帝王级陵墓规制不符,与外地帝陵旅游热度相比,这里似乎偏于冷清。

历史上的商王高宗陵是怎样的?请看相关记载。

清乾隆《西华县志》记曰:“商高宗陵,在县北长平(西华旧称)乡,周二千二百步,高约百余尺。”该志还详细记载了明朝以后该陵屡毁屡修的过程。

1993年版《西华县志》接续:“元末兵毁。明大中丞吴崑庵檄有习举而修之。陵前竖二坊:一题《高宗陵》,一题《高宗神道》,并在陵园内,翼庙庭夹道,俱植榆柳、松柏。清康熙六十一年(1722年)、同治八年(1869年)定帝王陵寝祀典。原陵园内存宋、元、明、清修建和祭祀碑数十通。”

北宋时,陵区规模宏大,既有陵,又有庙。清乾隆十二年(1747年)《陈州府志》有王汾《修高宗庙碑记》云:“(宋)太祖开宝中,尝诏治王之庙而广,其栋宇至八十八楹,塑像于殿中,又立甘盘、傅说(音同“悦”)二相,夹持左右,列绘群臣于四辟(疑为“壁”),复殿东西两序,前辟重阁,后严燕寝,致斋有厅,供尚有次,珍木森于其中,缭墙周于其外,壮丽秘邃,威灵如在。岁时敕守吏恭洁致祭。”依此足见宋代其庙宇建筑之宏丽、人烟之盛。

这里,不禁会有人发问,一座庙宇建“栋宇至八十八楹(间)”做什么之用?其实,这与宋之后历朝的“遣官祭祀”活动直接相关。也就是说,每年的规定时日,皇上要派遣高官亲赴高宗陵祭奠。试想,浩浩荡荡的祭祀队伍,人马安顿、接待应酬,没有足够的食宿空间定然不行,更何况陵区管理和服侍者本身就是一个不小的群体,有现存《祭祀规矩碑》为证。只可惜,这通珍贵的碑刻,被四五十年前的村人用作牲口槽底,其字迹早已被骡马碌碌损毁,虽几经拓揭,终难以辨识。不然,肯定照录于此。另外,清乾隆《西华县志》载有康熙、雍正、乾隆各朝遣官祭祀的祭文多篇,亦可佐证。

上面提到的甘盘和傅说,是武丁王的两位得力贤臣。二贤墓原在商王高宗陵附近,后遭挖土破坏,现已不见痕迹。

相传,武丁继承王位之初,因得不到贤臣辅助,曾三年不语,将政事交由宰辅料理,自己则把主要精力放在观察国风中。后其梦一高人,命百工画像寻求,在服役版筑工地找到傅说,遂把这一犯罪劳动的奴隶,想方设法请到朝中为相。甘盘为一隐居民间的贤士,是武丁早年在民间参加劳动时发现的,并拜其为师。武丁正是在甘盘、傅说等的精心辅佐下,对内巩固统治、发愤图强,对外征伐土方、鬼方、虎方、雒夷等,扩大了商王朝的政治影响,使商王朝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极盛时期。

据传,武丁在征伐东夷途中,了解到今西华县境内发生了蝗灾,他亲自率领军民灭蝗,因病而死,葬在该地。于是,西华大地就有了一代贤明君主之陵寝。

赞颂武丁王的同时,不能不提妇好。武丁的妻子妇好,是我国有史记载的第一位女将军,曾为商王朝开疆拓土立下了汗马功劳。武丁对妇好也十分宠爱和信任,不仅授予她单独的封邑,还经常祈祷她健康长寿。但妇好不幸于33岁时死于难产,武丁予以厚葬,并修建享堂以为纪念。1976年,在殷墟发现了妇好墓,出土了包括铸有妇好铭文的大型青铜礼器、兵器等在内的大量精美青铜器和玉器珍贵文物(按商朝制度,墓中有人殉和狗殉),轰动了世界。现安阳妇好墓遗址,已成为热门旅游景点之一。

写到这里,人们当然要问,一代名君商王武丁死后,为什么不把他的遗体运回殷都与妻子妇好合葬?对于这个千古之谜,还是留给后人求解吧。不过有一点可以直言,商朝30位君主陵墓,已在殷墟考古中发现11座,位于西华的武丁陵早被官方确认,其他多数君王尚不知安身何处。不管怎么说,商王武丁陵遗存于兹,乃天之幸、地之幸,更是西华之幸、周口之幸!②8

本版统筹审读:董雪丹

历史溯源

## 商王高宗陵

何建华

创作谈

## 为心头的记忆唱首痛歌

郭文艺

这篇《风向西南》的手稿,就铺在桌案上靠窗的位置。

那里常常阳光充足。

本着对往事的敬重,我搁置了它足足半年。

字数不是太多,句子着实太重。

半年来,每每坐于书房,但凡触碰到文中的某一个字节,心头的裂伤便像洒了把盐一样,蛰得慌。但这样把文字一直搁着,心头的伤却疼得更甚些。

无奈,卷起衣物,在川汇区一家旅馆住了下来,一住便是几天。

那段日子,吃喝叫外卖,足不出户。窗户关闭起来,脑袋里有的是清静,如此更多的,还有那无声的沉闷。

对面高楼耸立的工地上,每天可看到密密麻麻的“安全帽”在劳作,他们或立于地面上,或乘坐吊篮里,整个人随着塔吊的摆幅被牵拉在半空中。

这样的场景使我不时想起父亲生前劳作的样子,以及他脖子上常年搭着的那条黑旧毛巾,铺在工地上的破烂苇席,瓷缸子里喝剩下的小米粥……

我常常挑灯写父亲的半世经历,写到半夜。肚子饿,亦只起身端些中午吃剩的面条充饥。

父亲活着,半生都在打零工,

吃了几十年的冷饭,受了一大把的苦把我养活成人。我如今苟且于世,念及他,我怎敢享福?

我这个人还有个毛病,就是一旦陷入写作的状态,每天近二十个小时,大脑都深度运转在某段场景里,身体不得不在无限思索中度过。

好在,这几个夜晚,父亲都会来梦里看望我,或于三更,或在凌晨。无论多么晚,他老人家都会陪我走上一段路程,有时在村后大竹林,有时在郑州老鸡陈(父亲生前打工的地方)。

说父亲他老人家,不太确切,父亲他没有走到属于他的老年,只活了54岁,就匆忙离了这尘世。这也是烙在我兄弟心头永远的痛。

应该是我一直以来都在父亲的心里不曾长大,于父亲,他也是这么认为,他的残疾大儿子还需要处处受他的精心照顾。

前几晚的梦里,他还一直带着我走在几十年前的陈旧幼年……

其实,在这诸多梦境中,我做的最多的还是对以往岁月的复制反刍:阳春三月,老院子外榆钱串,祖母在压水井边洗衣服,祖父在劈柴,父亲两手油迹在修架子车,母亲在里屋亮堂的地儿织布,梭子在年轻的母亲手中如鱼儿在

水底来回。窗台边上,站满了会唱歌的鸟雀……

我是一个在现实中没有真正意义故乡的人,三十多年来,一直生活在这个叫沈岗寺的小村子里,从未离开过,也不曾想着下半生要离开这片热土。如若从精神层面而言,上述这些梦境就是我另外的故乡。我对一个年代的怀念,被刻在了骨子里,深融在了血液中。我常常想起它,梦见它,梦得多了,心头越觉得,他们说的平行宇宙的概念是真正深入我的骨髓了。

人类大概率是活在双重生命状态下,这方阴天,那方此刻或许正艳阳高照。

许多年后,当我们的身体感到老得声嘶力竭,那么,不妨闭上眼睛去看一看,会看到些什么呢?

或许,会看到另一个状态下的自己,正寒窗苦读在这一生最繁华的少年阶段……

七月底(农历)的豫东平原,斑鸠轻飞,秋水绵长,芝麻籽满大豆黄……我已有数载看不到父亲头顶破草帽、手提大铁锹,站在玉米地梗边张望,欢喜着和邻人讨论今年的秋收有几成把握了。

父亲他亦不必再为这个世间的各种牵绊所累……

我每每于心头困顿之时,会一